

《太原市北城区地名志》中的多马巷。(资料图)



多马巷是太原市杏花岭区辖内的一条南北向小街,巷子北起坊山府东巷,南至东缉虎营街,全长约258米。

相关资料记载,多马巷原名躲马巷,街名始于明代。而“躲马”的意思源自一个传说:明晋王七府子弟赴王府早朝,途中遇虎,子弟们马匹受惊,于是窜聚到这条巷子里,随后人们把此巷称为躲马巷,后来慢慢演化成为多马巷。

缉虎营街是由躲马巷连带出来的。

七府子弟遇见老虎事可不小,晋王听到汇报,赶忙派兵遣将捉拿闯入城中的老虎,结果在七府营用弓箭将老虎射杀。于是七府营更名为缉虎营。再后来,缉虎营以坊山府为界,东侧称东缉虎营,西侧称西缉虎营。

这个说法被写入城区地方志,流传很广。但较真起来,故事没有明清两代的史书为凭,说法也存在明显的破绽,经不起推敲。

多马巷由躲马巷演变而来

康熙版《阳曲县志》“街巷”章节中记有两条躲马巷。一条在社官庙巷(一名张所司巷)下,这条躲马巷又称马驹巷。另一条躲马巷,在新道街、卧阳台下,全名为西华门躲马巷。

古代地方志记载街巷名称时,遵循相邻、相连、相交、相通的原则进行排列。比如仓巷、靖安府街、文殊寺巷三条街巷列在一个竖栏内,表明这三条街巷存在连接或交叉关系。也因此可知,消失的靖安府,原来位于文殊寺旁边。

第一条躲马巷连着的社官庙巷,当然以社官庙为名。社官庙就是土地庙,后来变为姑姑庵和五福庵。

土地庙变成姑姑庵,原因是原来每家每户的菜园子、玉茭地随着城市化进程没了,土地爷失去了供奉基础。姑姑庵就是尼姑庵。姑姑庵变成五福庵的原因比较清楚,是因为柴市巷也有一座姑姑庵,为便于区别,于是老百姓把躲马巷附近的姑姑庵改称五福庵。

社官庙巷还有个名字是张所司巷,表明这条巷子曾经住过一位张姓官员,所司,就是有司,是对官员的泛称。

过了100年,道光版《阳曲县志》,对这条躲马巷的位置有了更为清晰的叙述:

藏山庙由此而南,曰文殊寺街、小仓巷、躲马巷、方山府巷、五福庵巷。

可以看出,在躲马巷和五福庵巷附近,多出来一条方山府巷。这条巷子康熙时代就肯定存在,那时修志的人没有写进去。道光版县志,本来就是对康熙版县志的补充和完善。

方山府,是明时第二代晋王朱济熺五子方山郡王朱美垣的府邸。有了方山府,当然就有了方山府巷。但后来方山府巷被写成坊山府,方山府巷随之写成坊山府巷。

第二条躲马巷与新道街和卧阳台相连。然而新道街和卧阳台,都与

我家住在杏花岭之

多马巷与缉虎营

马绍民

七府营如何变成缉虎营

如前所述,“缉虎营”名称的由来,与躲马巷名称紧密相连。

说缉虎营,还必须从第二代晋王朱济熺说起。

朱济熺,是第一代晋王朱樞的长子,除了朱济熺,朱樞封次子朱济烨为高平郡王,三子朱济熲开始封为平阳郡王,后来因为举报大哥朱济熺图谋不轨得逞,一度取代大哥成为第三任晋王;四子朱济炫先封潞州,后徙汾州;五子朱济煥封宁化郡王;六子朱济娘封永和郡王;七子朱济熇封广昌郡王。

朱济熇的府邸,就坐落在今缉虎营街,那时名为“广昌府前街”。朱济熇排行老七,广昌郡王府俗称“七府”,广昌府前街也称“七府前街”。另一个情况是,因为广昌郡王年龄最小,可能在七个儿子中也最喜爱耍枪弄棒,因此晋王府拥有的两千余人,分为三营的王府军队,全部或者一部分由广昌郡王管束辖带。

他带领的那营队伍,驻扎在广昌王府附近,广昌府前街于是有了第3个名称——“七府营”。

至于七府营变成“缉虎营”,其实不需要再说了。既然不可能发生郡王在太原城内邂逅斑斓猛虎的事,晋王派遣军队在广昌府前街射杀老虎的故事也应是子虚乌有。

一个证据是,清康熙版《阳曲县志》只有七府营街,没有缉虎营街;100年后的道光版《阳曲县志》也没有缉虎营街,仍旧是七府营街,不过名称稍稍有变,改称“七府营前街”。志书原文是:

出(五福)庵之南口,曰七府营前街,东通北肖墙,西通三桥街。

查看同时期建制图,“东七府营”和“西七府营”并非以方山府为界,而是以一座高大的楼宇为中轴。这座楼宇疑似圆通寺那座塔楼,但文字漫漶难辨。圆通寺,为方山郡王朱美垣的家庙。

七府营讹传为缉虎营,最可能的原因与方山府变成坊山府一样,都是以讹传讹、将错就错的结果。

最后想说,关于山西区域内老虎的记载,孟子曾言“晋人有冯妇者,善搏虎”,表明先秦时期,山西区域内老虎活动已经比较频繁。资料显示,山西区域内老虎分布的范围,以太原为界,呈现出北稀南密的状态。其中太行山东部和吕梁山南段,是老虎们喜爱生活的地方。

但直到明代,山西一境老虎伤人的记录并不十分多见,原因是那时森林植被茂密,老虎采食容易,犯不着冒险下山寻找吃的。但到清代,老虎威胁人类就成为一个大问题,专家认为,这是人类活动区域空前扩展特别是连年战争带来的生态后果,表明老虎的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。

如顺治年间,灵丘出现十几头老虎成群结伙,光天化日下吃掉军队马匹的事情;康熙年间,康熙皇帝在五台山当众射杀一只老虎,为众人示范除虎之技;乾隆年间,乡宁上百人命丧虎口,引得朝野震动;而与太原府城毗邻的寿阳,官府组织种田民众学习防虎搏虎的技艺……

如此说来,太原府城内躲马演化为躲虎、七府营转变成缉虎营,是不是投射着那个时期人们对虎患成灾的惶恐情绪?



地铁缉虎营站(资料图)